

另外，在醫院中也要學得與病人 relationship 之建立方法。與上級醫師，護士相處都有其藝術。尤其重要的是與高年級學長，Intern 在一起學習時，更要虛懷若谷，不要過份亂搶鏡頭。檢查病人時，不必去搶在別人尤其 Intern 的前面，你可以等大家都走後或下午，單獨再去，一方面建立 relation，一方面「趁機」檢查他。人的心理都是不願意看到別人比他懂得多，尤其你如年級比人低，又 active 得要命，不免令人反感，以後甚或有好看的 Case 也不會讓你看了。此種心理是錯誤的，可是你不能否認很多人是如此。因此你不必處處顯得很「會」。會不會，是所謂「曖曖內含光」，適當的時機自然會表現出來，但是不必在這種時候表演。這也是 Clerk 的藝術之一。謙虛總是不錯的。

Intern 的選擇醫院，每年都鬧得很厲害，學校分配方式也漸漸會改進才對。你當然要先考慮是否要離家較近的醫院。其次向學長們探聽各醫院的內情，如床數，科別。一般而言，各醫院有各醫院的特長。內科是不會相差太多的，軍醫院則外科都比較好些。待遇方面除教會醫院，一般都是 Free of charge，有的醫院有一點膳食補助費。除非特別，不必太早決定學哪一科，因為各科都去看看是 Intern 的權利，而且各科疾病多少都有關係。如你將來是要當全科醫師（General practioner）那更要每科都去，這也是我不贊成去私立醫院實習



的原因（因為科別不全）。如你早已下定決心學某科，則可選擇那一科特別出名之醫院，不過是好是壞，要你去了之後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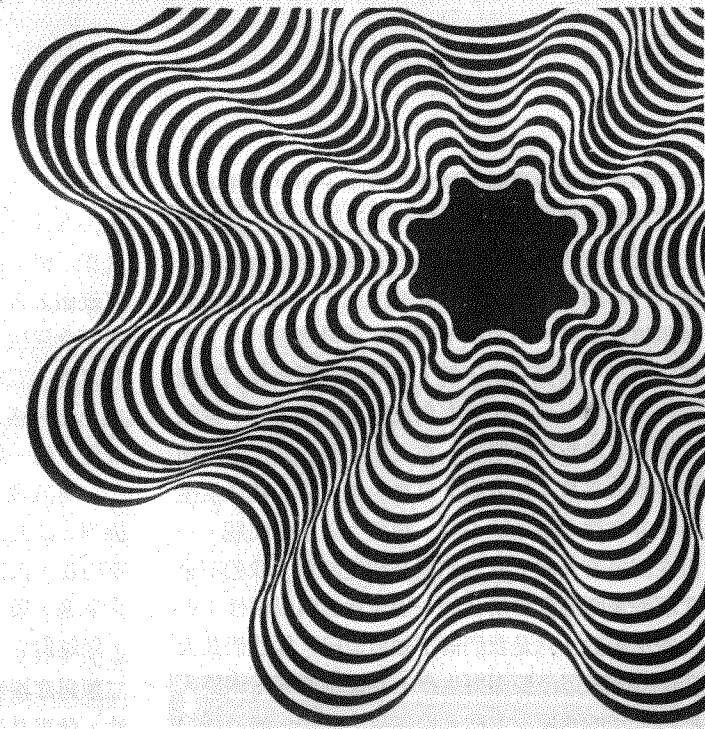
還有，目前醫師會考題目很難，科目又多，如果選擇太忙的醫院，以致無空唸基礎醫學的書，是否失策，見仁見智，值得考慮。甚至有人主張，實習隨便看一看，先全力考上執照再說。

### 捌、尾聲

離情漸迫，太多的回憶想記一筆，也有太多的叮嚀想告訴你，無奈時間篇幅都令我不能如此做。對學院，她雖給了我不少，可是嚴格說起來，她實在是有虧於我們的。不過，我還是愛我們學院，我之所以成為醫生，是在這個巢窩裡孕育出來的。這裡埋葬了我青春年華的許多夢與故事，我曾唸過八十五分，也補考過。我曾愛過一個女孩，主編過校刊，爬過山，溜過課，辦過合唱團，參加辯論比賽，中華路吃點心，訪問育幼院，音樂會，唱片欣賞，相聲，土風舞，佔上課位，泡圖書館，聽演講，討論會，餃子會，烤肉，跑醫院，站崗，足球場吶喊，福馬林……

那就是醫科第八屆的我，平凡的我。以及告訴你怎樣開始起步。在我要走之前。

（1972年3月春寒料峭於最閒的皮膚科實習期間）



# 談 鈴木拙園 禪與生活

提起「禪」，似乎就給人一種抽象而難以捉摸的觀念存在。本來「禪」就很少人講，加上它本身也是不太好談的，因此就使它顯得更玄了。因為它「不立文字，見性成佛」，而先賢們所留下來的幾本有關於談「禪」的書，如六祖壇經、傳燈錄等，其中的對話又都是禪鋒畢露，了無凡語，更是令人難以了解。然而禪就這樣是一種抽象而空洞的清談之學嗎？這一個答案，只要是稍了解一下佛學的人生態度與度世精神的人，就不難清楚「禪即是人生，即是生命自由的表徵」，因為只要是人永遠追求著幸福與自由，禪的思想就離不了他們，在一切的日常生活中，舉手動足莫不充滿禪機，一花一草亦莫不蘊藏著禪味，只要你仔仔細細的觀察，多多的體會，你自然會發出會心的微笑。

「禪」既然是不可以言傳，那麼在此我介紹的「禪與生活」不是多此一舉了嗎？並不盡然，因為「禪是一種個人生活的體驗」，每一個人必須經過一番思想的滌慮與奮鬥，才能體會出生命中的另一個大自由大自在，如果我們在摸索之時，前人能給我們一個方向，這未嘗不是一個大幫助，所以「禪」仍是能談且值得談的。「禪與生活」的作者鈴木拙博士（日本人一八七〇～一九六六）享年九十五歲，一生研究佛學，精通語言，在美國各大學講授「禪與華嚴」共八年，首開今日世界研究禪學的風潮。本書由劉大悲先生翻譯，志文出版社出版，列入新潮文庫第二十六號，內容精彩而豐富，從書中的每一個字句，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個老人他滿腔熱愛人類的心靈，與啓發人性尊嚴的一片苦心。

書中第一章首先提出「禪」的意義，他說「從本質上看，禪是見性的方法，並指出我們掙脫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由於它使

陳聰榮



我們啜飲生命的泉源，使我們擺脫一切束縛而這一束縛是使我們有限生命時常在這個世界上受苦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禪釋出那適當而自然地藏在每個人內心的一切活力，在普通情況下，這些活力是被阻擋和歪曲，因而找不到適當活動機會的。」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了解，禪乃是在釋放我們蘊藏於內在生命中那一份具有創造與善良的本能，就像迷霧烏雲消散後的晴空。在人類生長的過程中，面對現實似乎是一件可悲又可喜的事，當人們活生生的生存在這一個地球上時，種種生理上的問題，一直在困擾著人們，當我們還是孩提時期，我們不會了解到周圍的世界所含的一切矛盾性與妥協性；但，很明顯的，只是我們尚不知道而已，當我們長大後，我們就遲早要面對生命，並且解決那些困擾人們最迫切的難題。有些人精神能力不足，他們害怕，他們尋求庇護，畏縮恐懼得有如一頭待宰的羔羊；也有些人力圖逃避，沈緬於感官所帶來的短暫遺忘中，可是這種無意識及逃避的行為，根本就無法改變生命的事實，那麼「禪」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禪」是訴諸個人體驗的事實，而非訴諸書本知識來提出解決辦法的。我們都知道，相對的、有限無限的觀念，是由人們理智所產生的，而在相對的觀念下，人是永遠無法得到妥協的結果的，他們不是把自己置身於這一端，就是另一端，而從未想到在兩端之中可以求到平衡。其實，在人類經驗的直覺裏並無所謂永恆與有限的概念以及肉體與精神的鬭爭的，禪師們認為人的桎梏，都是由於我們不認識存在的真實情形，以致自己加上去的，他們以最不拘形式和最親切的方式，給予求道者自己以獲得自我的方法；因此，「禪」的究竟立場，只是在去除一切加諸於人身上的任何不自由因素。在現實生活之中欲體驗一種能給予人以自由的新觀念，也許要透過分析與邏輯的方法，但其最後所獲得的真了解，卻是一種直覺的察照，那是一種與整個生命相關的精神革命與對宇宙人生重新評價。

在碧巖錄中，圓悟禪師在介紹俱胝和尚「一指禪」中，表達「同一觀念」時說：「揚起一微塵，大地就在即中；一朵花開，整個宇宙也隨著產生。……現在，你離開了所有錯綜複雜的外緣關係，但不要忘了你內在的寶藏；因為透過這個寶藏，那

高尚和低微的普遍地有所反應，而那進步的落後的也沒有什麼分別，都是很完美地表現出來。」那就是指「悟」的境地的。在第四章「悟」中，曾介紹了幾個公案，並標出「悟」的主要特徵有八點：一為不合理性、二為直覺的洞見、三為信實性、四為肯定性、五為超越性、六為非人格性的品質、七為向上超昇感、八為剎那性，從這裏我們可以獲得對「悟」的一些概念。

第五章「禪的實際開導方法」；本來「禪」的開導方法是講求契理契機的，所以根本無所謂方法不方法，但作者在諸種「不定法」之中，歸納出二大類來，第一類為言辭的方法，此方法包括矛盾法，超越對立、矛盾否定、肯定、重複、呼喝等，第二類為直接法，是不經過言詮，而以動作表示的方法，此更具禪的特色，這一點不但和其他所有的佛教各宗不同，亦和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神秘主義不同，此讀者自可體會去，我在此不多介紹

其次，第六章「無理性的理性：公案的運用」；為何作者說那是無理性的理性呢？什麼是公案呢？它有什麼用？本章中有答案。第七章談「禪的無心說」，本章可謂是討論到較深的問題了，這也是一般人所較難了解的地方，其中舉例甚多，以善巧方便法展示在讀者面前，在此不想多言，還是讓讀者自己玩味去吧！第八章是「自然在禪學中所佔的地位」，在西方，自然與人是相對存在的東西；在中國，自然則是有感情的，與人為友或混然一體的，在中國的古詩中，我們不難發現這個特色。「從自然之中，我們尋求到生命；從人性之中，我們會到自然的奧妙」。在沒有時間以前，禪便產生了，在人與自然被劃分成二對立之前，禪已存在於人和自然之中了，我們並不把山看作是聳立在面前的一堆大土堆而已；因此，我們有一份崇拜欽敬之感；如果有人把自己與萬物合而為一，那麼，山不再山，不再是一堆大土堆，而是一個生命。以前有一位禪師青源惟信說：「當我開始參禪時，見山是山；當我自認了解禪時，見山不是山；但當我完全認識禪時，見山仍是山。」未參禪前的山是一堆無生命的土堆，認識禪後的山，是與人混然成體的生命，我見山如是，山見我亦如是，此已透過佛家的空觀，展現在面前的是一片無限的超越與喜悅，當

我們達此此階段時，純粹主觀即是純粹客觀，自覺體即是本然體，這種合一並不含有彼無此或二者互待存在，而仍是獨立存在的，山並無消失，我仍在此！這即是佛家的空有觀也。禪學從「生活」中出發，沒有什麼體系，他不必仰賴高深的推理與邏輯，「置身於其中，又不迷於其中」這些都是較深一層的問題，不是我用文字所能說得清楚的，還得讓讀者自己去追尋，就此打住了。

第九章是談「存在主義、實用主義與禪」，指出禪與西方現行思想的比較關係。西方的哲學，從柏拉圖以至於黑格爾，一直是在理性的形上學上打轉，數千年來的西方哲學，也只擔負著詮釋的工作，然而終敵不住人性思想的覺醒，與「存在」渴望的衝激而倒了下去，現在的西方人，在他們思想的迷惘中，似乎想從東方的禪裏得到他們的希求與補償，德國的存在主義大家海德格在閱讀鈴木大拙的一本著作之後，說：「如果我对這個人了解不錯的話，這個人所說的就是我在自己所有著作中一直想要說的話。」他指出西方哲學的錯誤，是把人與自己的本來面目完全分離，使人一直迷失了自我，令自己生存得很孤獨。我們知道存在主義特重人的存在問題，希望擺脫一切傳統中妨害人性尊嚴的束縛，冀求自我的自由，今重視具體的生活，但他們由於仍存在著對有限與無限的恐懼，對生命及世界的空無，以及由無限自由所帶來的無限責任，使人苦悶，焦慮不安，物我不透，因此他們認定人活著就註定領受痛苦，人生就是一場「希臘式的悲劇」。而禪又如何呢？在禪的領域裏，根本無所謂無限與有限的觀念存在，二者一而二，二而一，是不分的，並且禪並不認為無限自由與無限責任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禪欣喜於無限，因禪就是自由，不論責任是如何的無止境，禪擔負它，並且又似乎未曾擔負一樣。這是它們所不同之處。實用主義把事實的經驗作為理論的基礎，以此理論的基礎作為實用價值的據點，並訴諸我們行動的目的性，而禪卻是強調活動的無目的性及擺脫目的觀的，他們認為人在生活的歷程中，應是：「人生到處知何是，應似掛鴻踏雪泥」一般的灑脫生涯，自由不拘，無有飛意。

本書也談到一些佛學上根本問題，如「空」、

「無念」、「無限」、「直覺與藝術」等等專門性的東西，因都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完及說明白的，所以也只能大略介紹一下而已，有興趣者自可往後研究下去。在此我想引書上的一句話作結束：「事實上，因為禪是生命的本身，所以具有構成生命的一切東西；禪是詩，禪是哲學，禪是道德。只要有生命活動的地方，就有禪。如果我們不能想像用任何方式限制生命的話，禪就在我們所有的經驗之中，不過，我們不要把它看作一種隱藏的內在主義。在禪裏面，並沒有隱藏什麼東西：一切都是明顯的，只有眼光不清的人才看不到它。」

